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七十九回 為飲酒眾人受害 論寶刀毛二被殺

詩曰：對酒觀花總一般，賞花飲酒盡開顏。
不知誤食盤中菜，猶當尋常作等閒。

其二：

客路前途望轉矚，緣何樂酒又貪花？
個中幸有山西雁，假作迷離入賊家。

且說艾虎正與老者打聽那個賣酒的，忽然西邊一陣亂嚷，上來了許多人。山西雁一怔，原來是些個行路的，也有七八個人，也有賣帶子的，也有趕集的，也有背著鋪蓋卷兒回家的。大家一齊說：「好熱天氣！」說道：「咱們歇息歇息。」對著艾虎他們那邊的那塊石頭就坐下了，把東西放在石塊之上。也有本地人，也有山西人，也有鄉下人，等等不一。

就聽那個山西人說：「怎麼這個地方有這麼些個桃花？」就有本地人說：「沒往這邊來過罷？此處叫作桃花溝，故此這裡的桃花甚多。」那人說：「怎麼這裡也沒個賣酒的哪？」本地人說：「有賣酒的，此時可不知道他過去了沒有哪。我給打聽打聽。」那人說：「敢情好。」就問那個老頭兒說：「咱們這裡那個仁義小王三過去了沒有？」老頭說：「沒有過去。」那人說：「給你打聽了，還沒過去哪。橫豎不差什麼，也就快來了。」那人說：「怎麼叫個仁義小王三哪？」那人答道：「皆因是這個人作賣買公道，故此人叫他仁義小王三。賣酒，也有燒餅、饅子，還是貨郎兒。少刻就過來，你再少等等罷。」正說之間，就聽見搖鼓聲音。老頭說：「得了，來了。那不是他搖鼓呢？」果然聽見搖鼓的聲音。徐良早把艾虎叫將過來，不教艾虎打聽賣酒的，此處的酒是萬萬喝不的。小爺雖然不願意，也無可如何，淨瞧著人家打聽，自己想著：「賣酒的來了，看他們喝不喝。他們要喝了沒事，自己喝了也就沒事，那時再問三哥不遲。」

不多一時，就見山坡底下來了一個高挑賣酒的。老頭說：「這就是賣酒的王三來了。王三掌櫃的，今天來的晚了，攔的這裡賣罷，好些個人等著喝酒呢。」瞧這人賣酒的，三□多歲，藍布褲褂，白襪青鞋，花褲腿，高挽髮髻，腰中藍搭包，黃白臉面，粗眉大眼。挑著一副圓籠，兩邊共是六層。扁擔頭有個釘兒，上來時節把個長把鼓就掛在那釘兒上。老頭告訴他把圓籠放下，那邊的眾人就都過去了，亂說喝酒。這個說給我打二兩，那個說給我打三兩。就有問酒價的。王三說：「別忙，別忙，等我打開圓籠。酒是五個錢二兩，燒餅、饅子是五個錢兩個，薑來的賣三個錢一個。你們這些人我可記不清楚，誰吃多少喝多少，可是自己記著，你們也不能吃三個說兩個。全是靠天吃飯的人，誰也不能瞞心昧己。你們可是自己記。」那個本地人說：「錯不了，我們都打集上來，全是買賣人兒。」這個說我打四兩，那個說我打六兩。王三說：「不行，沒有那麼大傢伙，二兩的壺，一兩的碗，喝了再打。」大家亂搶一回，就有拿燒餅的，也有拿饅子的。就有在這喝的，就有在石頭上喝的。有喝完了又來打的。

艾虎饞的直流涎沫，說：「三哥，你瞧見了沒有？」徐良說：「少時在店內有多少喝不了，何必單在這裡喝呢？」艾虎說：「哥哥，我可不是不聽你的話，這個景況難過。」徐良說：「我勸的在你愛聽不聽。」艾虎說：「死了我都願意。你們還有不伯死的沒有？」喬賓說：「我不怕死來著，咱們哥兩個喝去。」胡小記說：「我也不怕死。三哥怎樣？」艾虎說：「不用問，他是向例不喝酒的。」

艾虎過去說：「掌櫃的，給我們打一斤。」王三說：「誰喝酒哇？你喝酒不賣。」

艾虎說：「怎麼？我不給你錢麼？」王三說：「你憑什麼不給我錢？」艾虎說「我既給你錢，為什麼不賣給我？」王三說：「我這個賣買，曲心不賣，曲心不買。」艾虎說：「為什麼說起哪？」王三說：「你們那個伙計剛才說，我聽見了，說我這酒裡頭有東西，故此我就不賣給你。你們喝了這酒，萬一要死了呢，我再跟著你們打人命官司去？」艾虎說：「誰說的？」王三說：「你們那個伙計。」艾虎說：「酒是我喝，他又不喝酒，我死而無怨。」王三說：「你可準不怕死。打多少？」艾虎說：「打一斤。」王三答道：「沒有那麼大傢伙。」艾虎說：「有多大傢伙？」王三說：「一兩的碗，二兩的壺，還是全叫人家占了，等著他們喝完了再說。」艾虎說：「那我可等不得。」王三說：「你等不得可沒法。有了，我這有個攔酒漏子的壇，你拿那個打罷，也裝的下一斤酒。拿過去，拿兩個小碗勻兌著喝去。」艾虎說：「很好。」王三就把那個漏子拿起來，用撒子打酒，整打了□六撒。徐良在旁說：「老兄弟，你可要小心，別人不拿這個罈子打酒，獨你拿這個罈子打酒，預先把藥下在罈子裡，喝下去就悔之晚矣。」艾虎一聽，想這個情理不差，瞪了賣酒的一眼，說：「哈哈！好，這酒我不要了。」賣酒的說：「不要不行，賣定了你了。」艾虎說：「你還要講強梁嗎？」賣酒的說：「我們小本經營，焉敢強梁，橫豎你總得要。」艾虎說：「我偏不要，你便當怎樣？」賣酒的說：「我自有主意叫你要。」說罷，他把酒撒子倒過來，拿那頭竹柄下在罈子裡，「呼嘯呼嘯」的攪了半天，那酒是亂轉，復倒過來，打一撒在碗裡，他自己喝了；又打一撒，又喝了，說道：「你看看，我這酒裡有什麼沒有？要有什麼，難道說我喝了還不死麼？我這個人一生不作虧心事，你要屈我的心不行，非把他洗明白了不可。酒裡頭要是有毒藥，說話這半天也就發作了罷？」艾虎一見，連連的告錯，說：「是我錯了，是我們這個朋友說的，我心裡也亂猜起來了。是了，我少時多給你幾個錢罷。」王三說：「你多給我一文錢，直頂到萬兩，我都不要。」隨說著，又添了兩撒酒。艾虎暗暗佩服這個人。

就見有人過來說：「你不是有菜麼？賣給我們點菜吃。」王三說：「菜可有，先不能賣呢。你看看這個亂。」那人說：「我們自己拿去。」王三說：「又不是成件的東西。」艾虎這裡隨即拿了些燒餅、饅子，說道：「你看看我拿了幾個？」王三說：「你這個人，白給你一百個，你都不吃。」就見把後頭的圓籠揭開，給那人撥菜。艾虎也就瞧了瞧，原來是一盤子炒鹹食，一盤子青黃豆，招了點紅蘿菔丁兒，勾了點團粉，就叫豆兒醬。若論尋常，白給艾虎都不吃。如今見著這個山景兒，有了酒，對著這個菜，倒是個野趣。問道：「這個菜你賣幾百錢一碟？」王三一笑，說：「三個錢、兩個錢、一文錢的全賣。」艾虎就撥了兩碟，有喬賓幫著拿過去。再瞧那邊人，他也買菜，我也買菜，也有打酒的。

艾虎問：「三哥喝不喝？」徐良回答：「不喝。」艾爺說：「吃燒餅不吃呢？燒餅、饅子、菜，這橫豎可以。」徐良說：「這還可以，我吃點。」把燒餅掰開，把豆兒醬、鹹食夾的裡頭，拿著燒餅轉著身，面向北觀花，說道：「你們飲酒賞花，老西吃燒餅賞花。我總看著這花是瞧一會，少一會。」艾虎說：「你又不喝酒，你疑什麼心？」徐良說：「你別理我，你只當我這裡鬧汗呢。」艾虎說：「三位哥哥，我怎直暈哪？」胡爺說：「別真是不好罷？」喬爺嘆：「哎喲！」「撲咚」摔倒在地。艾虎也就身立不住了。

胡爺他一個「三哥」沒叫出來，也就躺倒在地。徐良說：「我又沒喝酒，這是怎麼了？」

也爬在地下。老頭一笑說：「老三，念西真倉啊！大家拾奪。」王三收傢伙。老頭把口袋裡的抖了，搭在驢上，把三位的包袱係上，也就搭在驢上。把四位的刀他都摘下去，單把徐良的那口利刀拉出來，看了一看，復又插入鞘中，笑嘻嘻說：「好賣買！這號賣買作著了。」大眾說：「怎見得？」老頭說：「少時你們就知道了。」兩個人搭一個，搭在家裡去。

老頭先下了西山坡，拉著驢出了西溝口，往南，他們起的名叫桃花村，進了籬笆門，將驢拴在桃材上，說：「有請瓢把子。」少時寨主出來，叫病判官周瑞，出來問道：「毛二哥，作了好賣買嗎？有點油水嗎？」毛二說：「你看看這個青子罷。」周瑞把大環刀拉出來一看，寒光灼灼，冷氣侵人。毛二問：「此刀何名？」回答說：「不知。」

毛二一論這口刀，就是殺身之禍。不知怎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